

郑双成
主编

风雨润武魂

解放军出版社

向全区人民武装干部致敬

(代前言)

1985年,随着中央军委百万大裁军的一声号令,广大人民武装干部随同百万大军一起脱下军装,走出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列。武装部牌子更换了,关系移交了,人员减少了。但是,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在国际风云动荡不定、国内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新形势下,却显得越来越重要。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明确指出:“实行精干的常备军和强大的后备力量相结合,是建设现代化国防的必由之路。”江泽民同志曾强调指出:“民兵工作是重要的”,“我们在加强军队建设的同时,必须重视后备力量建设,要发扬党管武装的优良传统,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民兵、预备役后备力量。”军委刘华清副主席也一再强调:“在新的历史时期,后备力量建设在整个国防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军委张震副主席也多次撰文,深刻论述了强大的后备力量是实行人民战争的广泛基础。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写进了对后备力量建设的要求,强调指出:要“做好民兵、预备役工作,不断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重视和关怀,使广大人武干部备受鼓舞。他们从改归地方建制的阵痛中解脱出来,自觉服从大局需要,把个人利益抛却脑后,积极投身于民兵、

预备役工作改革的战场,为新时期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广大人武干部自觉按照军队条令条例要求自己,始终保持了良好的形象和作风。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后备力量建设的一系列方针、原则和指示,坚持改革,锐意进取,在民兵组织建设、教育训练、武器装备管理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探索,使全区民兵工作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局面。广大人武干部组织和带领民兵、预备役人员积极参加两个文明建设,在发展生产、扶贫帮困、参加重点工程建设、抢险救灾、维护社会治安、保持社会局势稳定,以及学雷锋、树新风、争做“四有”新人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做好民兵工作的同时,广大人武干部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大力开展以劳养武活动,不仅解决了武装部的生存问题,而且为民兵工作开创了活水源头。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全区各县、市(区)武装部的领导,面对武装部移交地方所形成的关系不顺、人员老化、经费短缺、工作难度加大等重重压力,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把事业挑在肩头,把困难踩在脚下,积极带领人武干部艰苦创业,拼搏奋斗,充分发挥了一线指挥员的组织领导作用和模范带头作用,体现了人民武装干部所特有的奉献精神 and 思想品格。《风雨润武魂》就是这批武装部领导人奉献精神和思想品格的真实写照。

《风雨润武魂》所宣传的虽然只是我区武装部领导群体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他们的事迹、他们的精神和他们的形象完全代表了全区人武干部和人武部领导。全区广大人武干部和民兵、预备役人员,都要向他们学习,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贡献出全部力量。

谨向战斗在全区人武战线上的广大人武干部致敬!

——编者

目 录

“西口道”上的铁汉	霍新生	(1)
一条旧军毯	尹同心 张靖霖	(7)
刘政委的未了情	包金海	(10)
铮铮铁汉	王银山 李玉龙	(13)
醉心武装	仝仲璞 赵 斌	(16)
不该将的一军	张景远	(19)
一个政治委员的故事	侯勇贵	(22)
王部长的星期天	王武章 刘东方	(27)
创业部长解瑜	曹来印 李日明	(30)
犟部长	孙广华 刘秉钧	(33)
筑路先锋邵委员	薛 峰 范志成	王雨学 (36)
形象	王东升	(41)
重披战袍	郭俊生	(44)
“实”政委	刘东方 孙福军	(48)
马贵华与“国防教育协会”	安建军	(51)
“愣”部长	刘士瑞	(55)
何需扬鞭自奋蹄	王志斌 赵青山	(58)
他最不能丢下的就是工作	郭贵领	(61)
本色	李进功 袁胜玉 华 兵	(64)
难眠之夜	刘秉钧	(67)
新愚公移“山”记	仝仲璞 赵 武	(70)
不要问为什么	李春秋	(73)

军人的“父母官”	艾立起	赵建魁	(76)
金海童贞		吕国防	(79)
贾部长“下海”	高丽萍	刘方彦	(83)
拓荒牛		赵红胜	(86)
开拓者的风采	袁胜玉 李进功	华兵	(88)
小部长的大事业		田伟	(93)
痴心恋武装		程元国	(95)
戎装“老板”		强振玉	(98)
“抠门儿”政委		马秋光	(101)
路		吴四龙	(104)
分内分外	张合云 蒋繁存	刘作民	(107)
张贵进山		唐世利 华成	(110)
学海无涯	吴涛 张合德	刘虎臣	(114)
军魂犹在	霍新生 高怀玉	陈玉旺	(117)
一台难唱的戏		景远 红阳	(121)
事业重如山	袁德蛟 李德生	霍兆鸿	(124)
高部长拆大梁		费生林	(127)
胡政委的胸怀		安建军	(130)
黄土坡上种“富”人		伏建岭	(134)
七月流火	刘邦举	唐世利	(138)
拳拳爱武心	张靖霖	刘广军	(141)
于部长和他的“212”	福军 守军 武章	东方	(144)
深山“种果”人	王广丰 李永录		(147)
心愿	张景远	李跃新	(151)
痴迷武装		杨成才	(154)
马千里志在一流	张向明	李晓东	(158)
敬礼！田部长	李昊	赵付忠	(161)
佛国守将	新生 子文 天荣 保全		(165)

铁流滚滚戎武情	李 昊	张茂春	(169)
“王大指挥”	奉清	晓奎 振山	(172)
最后一个山神		王飞雄	(175)
“当家的”哪去了	孙福军	王武章	(178)
为“那达慕”更辉煌	布和巴特尔	姜大权	(181)
炸坝		费生林	(184)
情系土默川	马海兵	赵永旺	(187)
路林先锋官	武春魁	杜书堂	(190)
为了一方平安	刘秉钧	孟庆丰	(193)
他活着，人们为他立了块碑		霍新生	(196)
清风两袖暗盈香	张合德	吴 涛	刘虎臣 (200)
威望	高 萍	吴四龙	金正传 (203)
血汗写就创业歌		谢 忠	(206)
“四字部长”		仝仲璞	(209)
润物细无声	李日明	刘 刚	(213)
迟到的祭礼	郎垣星	李树田	(217)
王部长退奖金	王 普	王康杰	房文兵 (221)
八年风雨一壮歌		李 介	(225)
红星在激流中闪烁		田 伟	(230)
精明的当家人		青格勒	(233)
战士的品格	邓少雄	郝建军	(236)
赵部长的基地情	马长军	刘朝侠	(241)
路，在他脚下延伸		马德荣	(244)
大青山下守火人		王宗钰	(247)
“牛”部长		王 普	(251)
当家要知柴米贵	任常水	沈彩军	(255)
勇立潮头	包国俊	郭瑞宏	(258)
吕梁山作证		刘方彦	(261)

清风	马根明 (264)
河套红柳	郝建军 冯壮荃 金振传 (266)
“幕后”指挥官	李映祿 (268)
比赛前夕	王国宏 贾俊杰 (272)
“勤”部长	孙立全 (275)
煮海图	韩宝山 李浩 (278)
“抠部长”的风采	王培忠 (282)
“三朝元老”朱金锁	刘东方 孙福军 (285)
“廉”政委的两件事	陈卫平 (288)
“严”政委	孙立全 (290)
永不满足	高晓春 蔡海平 (293)
极地微光	张宝忠 蒋顺利 赵政国 (296)
情缘	李相平 晓言 (299)
过河卒	孙立全 (302)
“门外汉”的情怀	高树标 (305)
老骥情	刘邦举 王东升 (308)
雨夜炮声隆	刘邦举 (311)
陈果园和他的“果园”	高 栋 (314)
碧海虾情	彭明臣 艾春才 (317)
念致富经的“老武装”	任常水 张守荣 赵 忠 (320)
把关	王永生 (322)
考验	胡九和 (325)
太行恋语	成令波 安建军 崔五杰 (328)
“武迷”轶事	成保元 赵满红 张兵则 (333)

“西口道”上的铁汉

□ 霍新生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实在难留。
紧紧地拉着哥哥的手，
汪汪的泪水扑沥沥流。

一曲悲歌《走西口》唱不烂、传不断，用灾难与血泪谱就了晋西北河曲百姓悲壮心酸的历史。90年代，当罕见的自然灾害再度向河曲袭来之时，滚滚黄河，金涛拍岸，传颂出一个可歌可泣的名字——河曲县委常委、县人武部部长王玉才。

炮轰“龙王”战天歌

43岁的王玉才部长已把一生中最宝贵的26个年华献给了人民武装事业。

1986年，王玉才走马上任县人武部部长的那年，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在河曲降临。灾荒与节令像两条无情的鞭子抽得全县12万人体伤心泣。一时间“西口道”上祈雨活动沉渣泛起，古迹胜地求神拜佛，献戏求雨通宵达旦。然而“龙王”毫不开恩。

子夜，县委会议室灯火通明。“父母官”们绞尽脑汁把 12 万百姓的焦虑与智慧汇集于此，寻求自然灾害与人类力量的平衡。“嗖！”魁梧、敦厚、果断、行武出身的王玉才拍案而起：“我主张用民兵炮兵分队向龙王调雨！”几经运筹，县委政府把抗旱救灾的重任压在了王部长的肩上。

雷厉风行，在水文、水利、气象、邮电等部门的全力配合下，王玉才与政委王有思紧急动员 12 名专武干部、260 名民兵炮兵，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勘察炮位，架设线路，连战三天三夜拼命把一门一门高炮拖上了前川、单寨、鹿固、沙坪、南也等 5 个阵地，构筑起辐射全县 1300 平方公里山川的支撑点。

炎热的盛夏，战前训练场。王玉才和民兵们苦练技术。白天，弹雨与汗雨齐飞；夜晚，灯光与月光同色。由于出汗失水，身患贫血多年的王部长两次晕倒在地，醒来后继续训练……

公元 1986 年 6 月 9 日 7 时 30 分，是河曲县有历史意义的时刻。随着王部长一声令下，高炮齐吼，山摇地动，大雨阵阵，泼向田野。

翌日深夜，冒雨指挥了两天两夜的王部长早已精疲力尽。凌晨两点突然高烧 39 度，裸露的背部不时冒出缕缕蒸气。再也支持不住了，手一松摔倒在炮架上，黑糊糊的血从嘴里吐出。炮手们淌着泪把他抬到一个临时搭的塑料棚中。片刻，炮声一响他被震醒，从口袋里掏出一把药片放入口中，头一仰用雨水送下，再一次摸向炮位。从此他那“铁汉”的绰号在民兵中不脛而走。

就这样，首次射击，发射炮弹 276 发，使全县平均降雨 11 毫米；到 10 月 3 日，共发射炮弹 1030 发，降水量达 357.6 毫米，彻底解除旱象。河曲百姓奔走相告，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之中。这一年全区普遍减产，唯有河曲不仅没有减产，而且产粮 3710 万公斤，相当于上年的 1.9 倍。王玉才人工降雨的创举被载入今日“西口道”的青史。

冒死夜救娘娘滩

娘娘滩，这个当年“走西口”的必经之地，就像滔滔黄河在数百里陡峭绝壁挟持之后愤怒地吐出的一块巨物，神秘地坐落在黄河中流，是万里黄河唯一的岛上人家。这里四面环水，明镜辉映，绿树参天，果园滋荣。相传汉文帝并其母薄太后曾被吕后诬贬于此，故名“娘娘滩”。滩上自古素有“水涨岛亦涨”的传说，于是岛上200多人过得悠然自得。

那年除夕，冰凌灾害从天而降。成千上万篮球场大小的巨大冰块倾泻而下，黄河主河道被娘娘滩堵塞，河水急剧上涨，娘娘滩及下游近百个村庄、工厂危在旦夕，河曲面临一场空前的灾难。

王玉才闻讯后火速赶到武装部，同党委“一班人”王有思、张来恒、马根明兵分三路，紧急出动，发出民兵紧急动员令，组织民兵爆破，营救受灾群众。

夜幕下，河水以每小时7厘米的速度上涨，娘娘滩鸡飞犬叫，哭声连天，都说三十晚上盼月亮，没了指望。

望着江翻海沸的河面，王玉才喊出13名民兵党员组成小分队，挽起裤腿，踏着冰川涉过河面拼命往返十几趟，将岛上190多人营救上岸。眼看娘娘滩被河水冲得房倒屋塌，可仍有7位古稀老人认定滩中自有神灵保佑死也不肯出岛。王部长与民兵们连扛带背把他们拖到对岸。可一个姓李的老汉挣开民兵返河回岛。河水汪汪，王玉才在齐腰深的水中死死抓住李老汉一只胳膊背在背上再向对岸接近。不料，一阵巨浪卷过，把他俩卷入河中。“不好啦，快救人！”民兵们紧紧拽住系在王部长腰上的麻绳，使出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王部长和李老汉拖上对岸……

在生死关头，200多名群众终于转入安全地带。这时，王玉才只觉腰间阵阵疼痛，打开手电一照，左边腰间被冰凌划开一道约4寸长的口子，绽裂的伤口，已被河水浸泡得皮肉分离，但他咬咬牙

又投入了梁家碛救灾战斗。

打这以后，每年大年初一，娘娘滩、梁家碛人都要爬山涉水专程去给王部长拜年。在河曲沿河百姓看来，只有王玉才这位全县防汛抢险副总指挥才是他们心目中值得敬佩的“河神”。

屯兵拓荒写春秋

“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

这是当年河曲人民饱受水土流失灾害之苦的真实写照。到了80年代末，这里仍有10.8万公顷水土流失面积亟待整治。

俗话说，宁撞金钟一下，不敲破鼓三千。而王玉才却偏偏要在荒山荒坡的“破鼓”上实践人民武装支援经济建设的特殊职能。他拍着胸膛向县委书记宣明仁请战，改革民兵编组形式，成建制组织民兵专业队承担十几项大型流域治理工程。尽管有人在背后吹冷风：亘古荒原，几代人都奈何不了，你王玉才扛了半辈子“枪杆”，治理荒山岂不是鸡蛋壳上找缝，白费心。

难，“不难还要共产党员干嘛？”王玉才深知：无钱、无人、无技术，这“空城计”着实难唱，“可党员、民兵不干，谁干？！”书记县长听后觉得是这个理儿，急难险重任务还是民兵靠得住。

据专家测定，全县10几项大型万亩流域工程涉及500座荒山2000道荒沟，即使投入5万人马、上千台推土机少说也得苦战10年。可眼下实行承包责任制后，强壮劳力大多离土离乡，人从何处来？

王玉才一连三个月没明没黑，走村串户，踏破7双鞋，瘦了10斤肉。“民兵使命、党的召唤，如此等等”大道理、小道理苦口婆心动之以情，终于感化了“上帝”。

巡镇50名青年民兵背着干粮，翻山越岭20公里来报名；旧县乡17名青年蜜月未尽，纷纷踊跃参与；红崖乡民兵高永师、翟荣华正在外地揽工，有人以每日30元的薪资雇佣，被在省城开会的王

玉才从火车站说得动了情后，打道回府参加了专业队。

一个月内，动员民兵 1.2 万人。县人武部从中精选 700 名民兵干部，新建 21 个民兵治理小流域专业队，浩浩荡荡挺进荒山。

然而，如同任何一项事业离不开科学与勤劳两条巨臂，小流域治理是一项宏大艰巨的系统工程。必须实行工程、生物、耕作三个体系相互配套，梁、垄、沟综合治理。而这技术难题又一次摆在王玉才面前。

王玉才把自己读大学的“看家本领”使出，查找了国内外大量研究资料。“一亩林地可蓄水 20 立方米，5 万亩林地等于建一座 100 万立方米容积的水库。森林表土因水土流失而引起的年侵蚀深度为 0.05 毫米，比无林地少 100 倍……”他记录了数 10 万字的笔记，可这毕竟是理论，还需要实践经验。

一个细雨朦胧的夜晚，王玉才从 30 公里以外的山庄，翻过 3 座山，来到旧县乡小五村全国户包治理小流域创始人苗混满家中。苗老被这位立过军功的转业军人雨夜拜访深为感动，当即表示天一亮一定“出山”。

王玉才又选派 21 名民兵指导员到农大学习技术，并为专业队购买了一批科技书籍，使技术难关在理论与实践的撞击中渐渐突破。

县川河 6 万亩荒野，不时裸露着根根白骨，不知吞噬了几代人的性命。自从王玉才率领的民兵专业队把猎猎战旗插上野岭峰，这里便严寒酷暑，炊烟不断。他们垫淤、打井、筑坝、造林，整治得坡似台阶，滩像园田，农民看着亩产由 50 公斤提高到 820 公斤，无不啧啧称赞。

翌年，当地百姓尝到了治荒的甜头。民兵带头全乡总动员，苦战一年拓展治流面积 1.2 万亩。几年工夫，9 个贫困村，一跃甩掉了后进帽。然而，就在人们喜庆丰年的时刻，王玉才却因长期疲劳，阑尾炎化脓送进医院进行手术……

改革开放的朝阳给河曲大地镀上金色的晨辉。全省治理小流域样板工程五花城流域，三代民兵携手拓荒，在纵深 12 平方公里的荒山荒沟修筑高产梯田 3000 亩，营造木材林 3650 亩、经济林 4600 亩、灌木林 700 多亩。当全国治理黄土高原研讨会组织参观这一样板工程时，中央领导紧紧握着王玉才的手连声称赞：“你们为全国做出了榜样！”

星移斗转，九度春秋。王玉才与民兵专业队在“地硌之，虽有佳种不能生”的茫茫流域中完成小流域治理近 70 万亩，实现林草覆盖面积 4700 公顷。昔日“走西口”的故道，呈现出层层梯田，道道林带，一派改革盛世的美景！

一条旧军毯

□ 尹同心 张靖霖



夜深人静，饶阳县武装部政委刘士民宿舍兼办公室依然透出明亮的灯光，他还在一针一线地补着一条旧军毯。

“老刘，别补了，明天再去买条新的吧。”病在床上的妻子劝他。

“你别忘了，这条军毯还是当年老政委送给咱们的结婚礼物呢，咱可不能扔。”刘政委动情地说。

一条旧军毯，一个执著的信念，他熔铸着一个军人献身国防、献身后备力量建设的热诚。从战士到政委，从军队到转隶地方，刘士民一直把这条旧军毯保留在身边，伴随着他所挚爱的人民武装事业。1991年，正当人们争相下海捞实惠的时候，他来到滹沱河畔饶阳县任武装部政委，刚到机关，就带领机关干部跑遍全县16个乡镇，搞调查研究。

“刘政委，毯子冒烟了！”一天深夜，刘政委正与尹村镇领导和武装部长畅谈怎样创办以劳养武企业，促进民兵工作，直说到三星偏西，烟头一地，军毯也烧了个洞。“糟了！”刘政委心疼地抚摩着军毯。

半个月的蹲点结束后，尹村镇武装部长带头创办了食品厂，副部长办起了肠衣加工厂。镇里的国防教育展室、科技夜校都办起来了。回到机关，部长刘万营幽默地说：“这次政委蹲点收获巨大，只是旧军毯受到了严重烟伤。”刘政委听罢哈哈大笑：“值得、值得。”

隆冬季节，刘政委在灯下认真地读书，认真记录。县委党校干部培训班上，他要主讲国防教育课，他不愿照本宣科，也不愿让科长、干事代劳，自己尽力收集古今中外资料，结合当前实际，深入浅出，认真备课，李科长见他灯光常亮到午夜一两点，关切地说：“咱机关的暖气晚了不供热，别冻着。”“没事，咱盖着军毯哩。”

军毯是刘政委无言的战友。1993年春，京九铁路破土动工，为了保证铁路建设指挥灵、信息通，刘政委卷起军毯和部长刘万营亲自率预备役通讯工程大队，向饶(阳)衡(水)段开进，架设62公里通讯线路，夜宿荒野，日战黄沙，奋战半月，打了一场漂亮仗，解决了铁道部十九局指挥部的燃眉之急。省、地报纸电台以《京九线上通讯兵》为题报道了他们的事迹。工程完了，刘政委愧疚地坐在已患病多日的妻子身旁。道歉解释是多余的，他只是深情地看着，为全力支持自己工作而病倒了妻子，不觉流下两行热泪。

一条旧军毯，伴着刘政委30年的军旅生涯，上面那层层补丁缝进他30载的爱武深情。这一夜，他把缝好的军毯盖在妻子身上，走出屋门，望着满天星斗，他想了很多：“30年了，自己先后走过3个武装部，来饶阳又3年了，老区的武装工作上去了，下一步……”他在院里踱着步。

是的，30年来，刘政委使3个武装部都成为先进单位，来饶阳3年，和党委一班人齐心协力。抓军政训练，筹资17万元，建成了多功能民兵训练教学楼，民兵训练年年在分区名列榜首；抓以劳养武，全县18个以劳养武企业初具规模，又新上了3个出口创汇企业；抓国防教育、双拥活动，使这个县荣获全省国防教育先进单位和拥军优属模范县称号；征兵工作，连续3年获省军区表彰。

刘政委和他的战友们，正像那条军毯一样，任岁月风霜洗礼，永不褪色。

刘政委的未了情

□ 包金海



吃过晚饭，刘政委给妻子说了声“今晚别留门”，便骑上那辆除了车铃不响哪都响的“永久”牌自行车，一路吱吱嘎嘎地向城南的武装部扭去。那身影在笔直柔和的路灯下，一会儿拉长一会儿缩短，像一组跳跃的音符。当他拉长的身影与路西一方刻有“义务修马路、方便行路人”的石碑重叠时，他下意识的捏死车闸，身影斜向定格在那里。刘政委先是把车子原地架好，顺手将一支烟衔进嘴角，随着“嚓”的一声，一束不大的火苗儿，把个大檐帽遮掩下、一副中年汉子老成的脸庞映得红彤彤的。这时，南来北去的车水人流不时与他身影重叠离去，一些司机和骑车男女时不时向他按一两声喇叭或是点头示意。显然，刘政委对诸多路上行人，尤其是这条马路而言是不陌生的。

其实，这条马路本不这样直这样敞亮，至少1989年11月，刘政委自太仆寺旗人武部调任锡林浩特市人武部政委时如此。一切都是刘政委以手下4800名民兵的名义呈书市委政府，决意创建“军警民文明一条街”后开始改观的。先是马路加宽了10米，接着